





剪燈餘話卷之四

寶珍文庫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

昌祺

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

子欽

訂定

上杭縣知縣盱江張

光啓

校刊

○洞天花燭記

天曆二年己巳之歲於潛秀才文信義偶出遊至半
道忽有二使布袍葛屨聯袂而來長揖於前曰華陽
丈人薰沐奉請末倉卒辭避曰信義天目之鄙人華
陽地肺之靈境仙凡既隔造詣何由二使曰已辦軒
車願無多讓遂與同行果有竹塹子一乘侯道左信
義既上昇去如飛頃刻即至使者偕信義入丈人王
冠綃衣秉簡出迓且致辭云僭越奉邀曲承枉顧幸

勿以牽率見罪也。與之抗禮，並坐于堂。茶罷，出杯玲
饌羅列。丈人親執盞，於信義前曰：「老夫叨處洞天，又
思閑逸，而男誓女嫁，尚爾關心。今弱息及笄，議姻震
澤，將納其次子爲婿。佳期式屆，聘禮已臨，諸事皆備。
惟回書未得人耳。稔聞名士，尤擅才華，特此攀迓，無
非借重。命左右取筆硯，寫箋實於九案之上。信義肘
若神運，思如泉流，揮灑無停，略不經意。其詞曰：

福地陰陽合，洞天諧二聖之緣。龍池歲月深，水府
締萬年之好。專憑兔穎，屢復鸞緘。共惟震澤主者，
順濟昭祐王親家闕下，乾坤粹氣，星斗寒芒。果證
真仙，受穹質於上界，位齊海瀆，膺顯號於明時。爲
霖運仁靜之施，體道存智動之用。涓流必納，廓其
量於有容；衆派爰歸，匯其涯於無際。父著朝宗之

望，夙推潤下之功。視事坐魚鱗堂，班行肅睦，休退
宴玳瑁殿，歌舞嬋妍。官聯天上之豪華，席食吳中
之綿遠。民虔崇於香火，世尊仰於威靈。福祿攸同，
商農均賴。某志耽冲素，體法謙虛，通籍金門，生殺
系司於下土。秉鈞玄省，朝參幸近於清光。旣交隣
壤之歡，仍羨華腴之盛。如令嗣某，顙昂聞望，允爲
白面綉衣。即小女某，婉婉聽從，詐謂紅樓富家女。
仁厚慕象賢之公子，肅雍愧下嫁之王姬。自顧何
人，敢辭非耦。宜其家宜其室，納徵式謹於初盟。投
以桃投以李，將意莫酬於厚貺。長春不老，求世齊
芳。

丈人讀旣，稱嘆再三，遂留宿，以光華燭之會。於是遣
价賚書，偏請附近洞府羣仙，壯觀禮席。至日，駢集車

馬之多旗麾之盛蓋世所未有丈人頂九旒之冠佩
五嶽之圖被赤霜之服宿客於別殿俄而千騎萬騎
疊鼓鳴笳翠蓋文旂擁雕鞍之先後綉裳袞服儼珠
履之尊崇燈燭輝煌笙歌嘹亮侍者走報新婚及門
也羣從起迎引入幕次忽內間傳命索催粧詩甚急
而婿所帶相行之人艱澁殊甚從者數十輩絡繹不
絕婿緝知信義在座私下遣人致挽信義即代爲之
詩曰

玉鏡臺前驪綠鬟象牙梳滑墜床間寶釵金鳳都
簪遍早出紅羅綉幔看

十八鬟多氣力嬌粧成不覺夜迢迢風流自有張
生筆留取雙眉見後猫

媒將以入衆皆喝采但見紅粧百隊盡燭兩行蕭

管喧闐香風淡蕩引婿入洞房合卺執事者又忘將
撒帳文來左右皆失色婿呼媒耳語復使出致挽信
義信義立撰附之曰

伏以綢繆未判固溟滓之無形清濁既分便剛柔
之有對粵從開闢之始已生配偶之名至道所存
大誓尤謹共惟震澤新婚郎君華陽元姬淑女早
鍾間氣夙孕真姿禮樂文章端可作吳綵鸞之倩
工容言德允宜爲王君迥之妻緋桃自泛於靈源
紅葉肯題於流水天作之合神相其成惟化工不
離於陰陽而道妙造端乎夫婦曲房窈窕羅幃翠
被鬱金香盛服輝光火浣單衣綉方領揭蓋露珠
冠之飾交杯互玉笋之嘗錦褥平鋪軟襯金蓮之
鞵黛螺濃染輕猫偃月之眉二姓百年一雙兩好

燕婉既諧於伉儷綢繆宜合於瑟琴于以採藻于
以採蘋克謹烝嘗之薦載弄之璋載弄之瓦行膺
莞簞之祥合歡詐讓於名花並蒂宛同於奇果熾
熾似朝陽之鳳雍雍類春渚之鴻響動幃屏慢蹙
龍鱗之輕細夢回鴛枕口含鷄舌之芳馨奇逢已
遂於結縢善頌更陳於撒帳請歌辭語庸助歡聲

撒帳陳

羅幃綉幕圍春風

唐李賀詩

紅綻櫻桃含白雪

唐李賀詩

元精耿耿貫當中

唐李賀詩

撒帳西

歌舞留人月易低

唐李賀詩

驚起芙蓉睡新足

唐李賀詩

人梳頭歌

倚風晴態被春迷

唐李賀詩

撒帳南

新人轎上著春衫

唐李賀詩

從代妓

雲鬢半偏新睡覺

長恨歌

斷腸春色在江南

唐李賀詩

撒帳北

雲樓半開壁斜白

唐李賀詩

小語低聲問玉郎

唐李賀詩

平康巷

春色惱人眠不得

宋王

撒帳上

兩兩紅粧笑相向

唐李賀詩

淡雲輕雨拂高唐

唐李賀詩

作上

睡覺不知新月上

唐李賀詩

撒帳下

滿山明月東風夜

唐韓偓子規

水簾銀床夢不成

唐韓偓

羨酒清歌曲房下

唐李頎

伏願撒帳之後姑嫜交慶家室攸宜一擲瓊漿謾
說裴航之奇遇五雙白壁可知雍伯之陰功縱石
爛而海枯諒天長而地久螽斯秩秩麟趾振振

柰何婿之儔相多作異語不善於讀復傳呼文秀才
既抵內寢則珠玉相輝綺羅交映桃腮杏臉粉頸酥
胸者不知其幾千百人自非女與婿對坐象床斷不
能辨其孰爲新婦也信義抗聲朗誦從容閑雅抑揚
高下甚得其宜聽者齊聲道好禮成而出須臾婿遣
媒致利市水綃貳匹明珠二顆信義拜授便赴禮筵
所設皆非烟火之食不能名識丈人徧告坐賓賢譽

信義之才調且作而言曰惟茲嘉禮曠劫罕遇今文
士賁臨羣仙光降願留珠玉以爲洞天之重不識可
乎信義乃獻洞天花燭詩曰

玄黃初分闕靈壤峭壁穹崖絕來軌深嚴不遣俗
人到窈窕惟宜法宮敞重重疊疊時華構畫棟凌
霄掛金榜丈人華蓋鈞軸相佐治蓬萊生殺掌神
明自與世塵異偕嫁本無情欲想陰陽動靜含橐
籥示有耦配非惚恍高閑孰是可作對震澤尊居
百川長時良日嘉車輛多瓊樹瑤柯頓成兩烹龍
魚鳳設賓筵撈鼓撾鍾震霆響蹇予九陋忝司筵
利市平分珠與鎡雍容喜得廁衣冠儔相寧期近
屏幌庭丁絡繹進珍羞座客紛紜雜談講飲河鼯
鼠愧盈腹止魯鷄鷩慙厚享幸觀花燭獻新篇留

與千年洞天賞

衆賓傳玩咸贊瓊奇宴罷酒闌扶携而出明日丈人於玄清內殿特待新婿專命信義陪席信義固讓不敢當翁婿交請乃就坐酒三行義人捧紅羅二端文錦二匹爲謝既終宴遣前二使送出還家家人驚怪失已半月矣信義悉哀諸物貨賣遂成富室子孫甚盛號遇仙文氏於潛人至今稱之不絕

○泰山御史傳

宋珪字孟瓚山東之益都人也農家至其父始讀書爲畯儒珪生而俊偉長而端嚴能勤於學日記數千言居貧自食其力隱田里間以教授爲業非義不爲人敬憚之省臣以孝弟力田薦不報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言其守節靜退不求仕進宜用以勵奔競

又不報珪皆漠如也性嚴毅不能容人之過每面折之至頭頸髮赤不少恕而人亦服其規誨無有與之爲怨者至正二十年秋八月望珪居家居忽見黑雲四合迷亘其屋旌幢麾節擁一神人若九間貴官之狀呼珪出曰岳帝聞子經明行脩不偶於世特召子爲泰山司憲御史珪莫測所以俯伏聽命神人即宣制曰

東岳天齊大生府蓋聞備束帛以徵賢朕每艱於得士正朝綱而執法汝克稱於其官顧茲耳目之司實荷聰明之寄旁求草澤峻陟華階儒士宋珪公直以無私剛嚴而有斷方篤志探詩書之曠而含章著易象之貞安貧以樂簞瓢味道而甘韋布顯榮常旌身後優除真拜於烏臺糾察每侍於帝

傍讜論圻聞於白簡期邁纜轡沾滂之右肯居乘
駟桓典之間正色而諛佞寒心飛章而奸回破膽
毋負清華之選恩酬特達之知於黜斧鉞下青冥
祿未沾於人世綉衣立霄漢名更重於岱宗咨爾
風儒服我新命可拜司憲御史

聽畢珪再拜曰帝命有嚴其何敢避但乞少緩耳神
人頷之反旆而去珪知必死即處置家事沐浴更衣
迨夜半逝矣又數年其友秦軫罷閩中尉歸次泰安
州遇珪於逆旅相與道舊沽酒而飲之軫審知爲鬼
且悉其死時事因問曰地下官府與人世類乎珪曰
吾與君幽明異路亦何用知然念舊交復是儒者說
亦何害大抵陰道尚嚴用入不苟惟是泰山一府所
統七十二司三十六獄臺省部院監局署曹與夫廟

社壇墀鬼神大而冢宰則用忠臣烈士孝子順孫其
次則善人循吏其至小者雖社公土地必擇忠厚有
陰德之民爲之而尤重詞職向脩文館欽官遍處搜
訪不得其人亦有薦三數公者雖甚文采而在世之
時不脩士行或盜名欺世或昧已瞞人徇媚狐趨皆
有疵之可議不得已就其中擇彼善於此者一人爲
司言上卿近又被墓靈塚伯訴其生前撰述死者銘
誌不實廣受潤筆之資多爲過情之譽以真亂贗以
愚爲賢使善惡混淆冥官最所深惡徃徃照依綺語
妄言律科罪付拔舌地獄施行此無儒者深戒雖有
他美莫得而贖焉聖帝以其近臣曲加貸宥而復荒
迷杯酌失誤表文罪惡貫盈靈祇共憤吾糾劾彈之
天齊震怒遂下於獄隨即奏聞上竇已正典憲汝可

錄吾彈文歸示鄉里使知幽冥法度更是謹嚴凡在章述務博誠實不可謂生前作事地府罔知度人經云諸天記人功過毫分無失斷非虛語也即出藁使軫抄之文載于此

泰山司憲御史臣宋珪為糾覈事臣聞設職建官本陰陽之通制操觚執翰實臣子之當為苟廢務以懷奸必正名而論罰罪莫大於慢上律莫重於欺君惡既難容討奚容後功照脩文館司言上卿其人庸庸俗士貿貿迂儒生前誤玷於清流巧於諛墓死後謬馳於雅望善於德名妄矜襍綫之才猥試鉛刀之利拔自下鬼擢於近臣乃被塚伯之訟言合在獄卒之投界過蒙原宥特賜保全所宜竭力宣忠感恩圖報而本官虎皮羊質狼子野心

弗思載筆摘辭盡其職業惟務飲酒食肉苟度歲時以偃蹇為當然率輕狂而自若縱跡詭秘賄賂公行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粉身不足以勝其誅旁若無人但知有已始怙終不省累惡不悛乃於聖帝降誕之辰神鬼而入稱賀三界之靈畢集列岳之使偕來鍾鼓在懸冕旒升殿進表文而祝頌獻禮制之故常却乃連日醺酣臨期失誤使百辟倉皇駭愕以失色聚衆人捏合掇拾以成文愾慢不恭肆刑書之具在勸懲示戒蓋王法之必誅再照司言亞卿其人視猶心腹事若父兄進拔出於其門動靜固於其術每忘規諫屢獻諂諛立身未免於附腥示戒固宜於連坐合將各犯拿送鄴都明正其罪以鋤奸慝以正憲綱緣係命官伏候裁處

抄畢軫告之曰某忝冒士流叨祿食茲者罷職回鄉竟不知前程之事果必如何今幸遇公願乞指示珪曰天厭夷德久矣將有

真人龍興於淮泗間君不及見君之子孫當享太平之福軫曰若然則時事早晚大謬耶必有兵革之禍吾其死於兵戈乎珪曰尚速勿慮也軫固問之乃援筆寫八句云逢衢祿進遇安祿槁火馬行遲金鷄叫早門心掘井花首去草左陰右陽後釋前老竟莫曉其所說遂收寘囊間復謂軫曰珍重故人勉旃爲善遂揖別而去倏然不見其後軫用薦者再起爲衢州錄事則逢衢祿進之說驗矣未幾有委攝西安縣得風痺之疾數月不愈停俸醫治則遇安祿槁之說又驗矣軫甚憂其病無何竟卒好事者追詳其死之年

實丙午冬丙屬火馬肖午歿之日乃辛酉旦辛屬金酉肖鷄行遲言鵬之盡叫早言晨之初悉與語合但後四句莫喻孰知軫仕錄事時娶一妻乃開化人亂離不能北歸因歸軫柩葬開化以字觀之門中寘井成開花頭去草成化瘞處左則外母墳爲陰右則妻兄墓爲陽按山有道觀廢趾非前老之謂乎靠山有佛堂敗屋非後釋之懺乎軫既殞妻子留居墓下遂爲開化人

天朝平定羣雄民樂熙洽軾有孫仕至工部尚書者注之言雖若迂恠然無一之不驗是知人之窮通出處壽夭興衰生死華埋皆有一定之數莫得而改移或者乃欲以智力勝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江廟泥神記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烟數百家販賣物貨之所聚買賣甚旺江上古厝一區相傳爲花蔡夫人費氏之祠迄今頗著靈迹厝近大姓鍾聲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聲遠女兄有子曰謝生璉者亦鉅室來舅家就學生儀容秀整風韻清高略無寒儒迂腐態羣從咸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特盛建碧漪堂水月亭玩芳亭醉春館翠屏軒于其内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暮月矣一日偶自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初笄娉婷窈窕嬉戲于玩芳亭畔生謂是諸表妹遽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咲語自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誤此來耶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隣花氏之女也父聞芳園勝麗竒卉芬敷故相携就此一賞

玩耳不料於郎所窺幸無深訝生意甚隆居女子相
往還亦不以爲恠矣至夜將睡忽聞勾欄軋軋作聲
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日間所見諸女之一闖然入
戶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奴等蒲柳陋資
丹鉛弱質偶得接見於光範陟然忽動其柔情莫或
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禮以私奔肅抱
衾裯祇薦枕席言訖即邀生入寢相與講歡生戲問
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俟來宵分此樂與
諸姝耳遂口占一詩曰

羣翹金鳳鎖塵埃。懶畫長娥對鏡臺。誰束白茅求
吉士。自題紅葉托良媒。蘭缸未滅心先蕩。蓮步初
移意已催。携手問郎何處好。絳帷深處玉顏頰。
俄而免魄將低鷄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奴回也。遂悄

悄而去翌晚生藝麝焚蘭啓函相候女果共一至
咲撫生曰昨夕之歡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郎
君好好做新人也緩步而出其妹共生親妮語咲綢
繆並枕同衾一如姊氏妹性慧黠亦復能詩即爲詩
什以贈生云

赤繩緣薄好音乖姊妹相看共此懷偶伴姪娥辭
月殿忽逢僧孺拜雲階春生玉藻垂鴛帳香噴金
蓮脫鳳鞋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諧
吟罷女迤邐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
郎獨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
待君爲四度新郎之後妾姊妹當分侍幃房周而復
始耳生即與三姨狎且索其詩荅曰愧無七步之才
又非二姊之敵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

蘭房悄悄夜迢迢獨對殘燈夜寂寥潮信有期應
自覺花容無媚爲誰銷愁顰柳葉凝新黛咲看桃
花上軟綃風世因緣今世合天教長伴董嬌嬌
須臾雨散雲收河斜斗落殘粧尚在髻亂釵橫歛袂
而起謂生曰今夕四姨與郎爲耦吾姊妹不可俱出
大姊當送之至耳次夜二鼓四姨果盛飾偕姊就生
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盟密訴幽情亦成近體曰
每到春時懶倍添綠函勻慵把綉針拈奇逢詎料諧
鴛耦吉卜寧期叶鳳占髻亂綠鬟雲擾擾手籠紅
袖玉纖纖明珠四顆皆無價誰似郎君盡得兼
由是之後羣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生私念白面書
生獲此奇遇一之已罕况乃四焉因作幾眉古意一
篇以自慶詩曰

我眉古郡天下雄，煙蠻雪嶺百千峰。鳥道縈紆通
劍外，狼烟迢迤逗蠻中。巴江蜀水人間險，變道滇
池化外通。九姓姜夷來部落，諸蕃巢穴入提封。提
封形勝稱吾土，畫戟朱門不可數。汗血名駒白日
調，爾粟肥牛清夜煮。交衢開市馳輕轂，廣廈喬林
開別墅。楊鞭馬上揖相逢，投果車中日相許。少事
豪華厭俗塵，惟將詩酒樂閑身。腰橫寶帶齊跨俊
大家，賜銅山不畏貧。寶帶銅山容易得，難買嬋娟好
顏色。寧期向月得窺囊，詎料看花遇傾國。傾國傾
城絕世顏，水蒼刻釧赤瑛環。羞目盈盈溢秋水，長
眉淡淡掃春山。春山八字爭妍媚，姨姨妹妹皆殊
麗。疑粧謾羨翠樓娼，薦枕徒聞紅拂妓。琥珀枕邊
盟誓存，玳瑁簾前燭燼昏。戀戀柔情隨暮雨，依依

好夢逐朝雲。解珮遺香鎮求耦，調鉛傳粉忍拋羣。
菱花明鏡當勾照，栢子奇香彈袖薰。奇香漂渺滿
蘭房，終宵達旦恒芬芳。真真燕燕排魚隊，小小鶯
鶯列鴈行。魚隊鴈行陪鴈侶，鳳管龍笙作龍語。褪
出鷄頭帶笑捫，棄得鴛鴦稱嬌與。露重星稀銀漏
沉，並蒂芙蓉籠錦衾。蓮嬌藕嫩羞同貌，蘭香蕙馥
羨同心。醒藉風流多態度，面畫爲宵豈相妬。密約
應愁阿母猜，幽懷肯向傍人訴。幽懷密約付誰知，
天長地久萬年期。願爲蝴蝶長相逐，願學鴛鴦免
別離。卓氏文君異閭里，南威西子非同氣。窈窕娉
婷出一門，一門四妙兼雙美。蹁跹涼涼遊子妻，
粲粲獨只孤栖。腸斷愁聽子規鳥，春來春去樹梢
啼。

既成寫以示女女競觀傳玩齊口稱揚以爲寡和之作獨大姊默然父之而歎曰奴四人爲堂姊妹皆閨閣處子尚未議姻昨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不棄特賜深怜第恐歲月難留佳期易失即未免於娶婦妾未得以從人織錦寄夫謾有若蘭之技離魂奔婚若無倩女之能徒使鸞鳳分飛燕鴻交避悠悠長恨耿耿遐思靜念今日之深歡恐成他日之大禍也諸妹聞之亦皆歛歔而退又歲餘父母果遣人取生回畢姻女聞之皆來就生爲別會宿書齋生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曉四姨謂生曰大姊往日之言驗矣以冥數計之尚有一年緣分未盡所願好合瑟琴和諧伉儷人生至樂莫過此時曲念寒微莫相棄背成親之後求便重來奴姊妹尚當企踵盱衡候郎於翠屏軒

下耳即拔金掩髻一雙致贖三姊亦以翠鈿銀鐲耳璫奉上曰歸遺細君少結慇懃之意各灑淚而別生收拾於書寵中抵家而晷期逼矣燕爾既畢家室甚宜然四女之思亦未嘗置滿月後妻歸寧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女相見交會如常時三姨起曰與郎久別無以爲歡請作回風之舞於是展地衣翻羅袖雖趙飛燕之輕盈公孫氏之神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舞罷大姊乃作回風之曲曰

有淑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紐蘭荃颺輕軀兮掌上長袖翻兮筵前初鴻驚兮巧周旋忽鵲舉兮何蹁躑雲鬟墜兮玉珥文席委兮珠鈿羗宛轉兮妖且妍奇莫敵兮妙莫傳倏低昂兮既罷蹇良夜兮如年

二姨四姨亦相謂曰式歌且舞足慰此離吾與老當
何爲乎因取玉簫付之曰妹深善於此願勿靳焉姊
倚歌而和不亦可乎妹躍然曰有是哉遂巡三奏其
音清而和婉而嬌幽然而聞寥似夕露之淒寒蛸如
秋雲之乘鮮聽也姊亦歛黛謳而和焉歌曰
玉指兮冰容馬幽思兮訴深衷嫋嫋兮餘音駐絲
雲兮明月中

再歌曰

珠露零兮蕭韻清幽脩鳳語兮和且平歡樂未極
兮空復情

三歌曰

紫蕭咽兮夜無譁寶篆微裊兮濁垂花河欲沒兮
夜欲溥聊逍遙兮暨爲歡脫花鈿兮收明璫舒袞

綢兮歸洞房齊交頸兮如鴛鴦銀漏短兮歡娛長
但悲白日兮上扶桑

正傾聽間忽角起譙樓鐘鳴梵宇推枕欠伸乃是南
柯一夢而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即托以卒業往
舅家諸女幸生再至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
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夢寐無足恠者生女
留戀只在齋房中凡半月餘不與舅相見舅疑之一
夕潛出窺生所爲只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濃遽
入呼生倏然驚散隨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姪
曰園圃寬濶竹樹繁多豈無花月之娛或有水石之
恠璉又英俊人物整齊豈不爲其所惑急須遣歸恐
久則致疾也乃令僕送生還旣抵家不半載以思女
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惚言語支離伏枕淹淹久而

不愈聲遠躬往視之備以前事告于生父母生受詢
問再三乃吐實且出所得詩及金掩髻等物視之皆
泥捏成者父知其被祟乃偕舅訪於園中並無蹤跡
因往花藍庵卜籤過東廊一小室幃幔蔽虧人跡稀
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位塑四美姬像於其
中東坐者失一掩髻右二人臂缺二鐲耳亡雙鐙左
一人面脫花鈿兩枚其父大驚取泥捏之物寘于舊
處皆吻合即手碎其像命僕沉之江中而歸自此月
餘生疾亦愈恠魅遂絕

○芙蓉屏記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以父蔭補浙
江温州永嘉尉携妻王氏赴任道經蘇州之圖山泊
舟少憩買紙錢牲酒賽於神廟既畢與妻小飲舟中

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遽起惡念是夜沉英水中并
婢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死者乎我次子尚
未有室今與人撐舩往杭州一兩月歸來與汝成親
汝即吾家人第安心無恐言訖席捲其所有而以新
婦呼王氏王氏佯應之勉為經理曲盡慇懃舟人私
喜得婦然漸稔熟不復妨閑將月餘值中秋節舟人
盛設酒殽雄飲痛醉王氏伺其睡沉輕身上岸走二
三里忽迷路四面皆水鄉惟蘆葦菰蒲一望無際且
生自良家雙鬢纖細不任跋涉之苦又恐追尋者至
於是盡力而奔久之東方漸白遙望林木中有屋宇
急往投之至則門猶未啓鍾梵之聲隱然少頃開關
乃一尼院王氏徑入院主問所以來故王氏未敢以
實對給之曰妾真州人阿舅宦遊江浙挈家皆行抵

任而良人歿矣。孀居數年，舅以嫁。未嘉，崔尉次妻正室悍戾難事，蜚辱萬端。近者解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賞月，命妾取酒杯，不料失手墜金盞于江，必欲寘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歸舟家鄉，又遠欲別求匹偶，率乏良媒，孤苦一身，將何所託？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老身有一言相勸，未審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師有以見處，即死無憾。尼曰：此間僻在荒濱，人跡不到，茭葑之興，隣鷗鷺之與友，幸得一二同袍，皆五十以上侍者，數人又皆淳謹娘子，雖年芳貌美，柰命蹇時乖，盍若捨愛離痴，悟身為幻，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餐暮粥，聊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於為人寵妾受今世之苦惱，而結來世之仇讎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於佛前，立法名慧圓。王

讀書識字，寫染俱通。不期月間，悉究內典，大為院主所禮待。凡事之巨細，非王主張，莫敢輒自行者。而復寬和柔善，人皆愛之。每日於白衣大士前，禮百餘拜，密訴心曲。雖隆寒盛暑，弗替。既罷，即身居奧室，人罕見其面。歲餘，忽有人至院，隨喜留齋而去。明日持畫芙蓉一幅來施。老尼張於素屏。王過見之，識為英筆。因詢所自。院主曰：近日檀越布施，王問檀越何姓名？今住甚處？以何為生？曰：同縣顧阿秀兄弟，以操舟為業。年來如意，人頗道其劫掠江湖間，未知誠然否？王又問：亦嘗往來此中乎？曰：少到耳。郎即默識之，乃拔筆題于屏上曰：

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今黃荃。芙蓉盡出最鮮妍，豈知嬌艷色，翻抱死生冤。粉繪淒涼餘幻

質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其所謂一日忽在城有郭慶春者以他事至院見畫與題悅其精緻買歸爲清玩適御使大夫高公納麟退居姑蘇多慕書畫慶春以屏獻之公置於內館而未暇問其詳偶外間忽有人賣草書四幅公取觀之字格類懷素而清勁不俗公問誰寫其人對是某學書公視其貌非庸碌者即詢其鄉里姓名則蹙頰對曰英姓崔字俊臣世居真州以父蔭補求嘉尉挈累赴官不自慎重爲舟人圖沉英水中家財妻妾不復顧矣幸幼時習水潛泅波間度既遠遂登岸投民家而舉體沾濕了無一錢在身賴主翁善良易以裳衣待以酒飯贈以盤纏遣

之曰既遭寇劫理合聞官不敢奉留恐相連累英遂問路出城陳告于平江路今聽候一年香無消耗惟賣字以度日非敢謂善書也不意惡札上徹鈞覽公聞其語深憫之曰子既如斯付之無奈且留吾西塾訓諸孫寫字不亦可乎英幸甚公延入內館與飲英忽見屏間芙蓉泫然垂淚公恠問之曰此舟中失物之一英手筆也何得在此又誦其詞復曰英妻所作公曰何以辨識曰識其字畫且其詞意有在真拙婦所作無疑公曰若然當爲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之乃館英於門下明日密召慶春問慶春云買自尼院公即使宛轉詰尼得於何人誰所題詠數日報云同縣阿秀捨院尼慧圓題公遣人說院主曰夫人喜誦佛經無人作伴聞慧圓了悟今禮爲師願勿卻也院

主不許而慧圓聞之深欲一出或者可以藉此復讎
尼不能拒公命昇至俾夫人與之同寢處暇日間其
家世之詳王飲泣以實告且白題芙蓉事曰盜不遠
矣惟夫人轉以告公脫得罪人洗刷前耻以下報夫
君則君之賜大矣而未知其夫之故在也夫人以語
公且云其讀書負淑非厥小家女公知爲英妻無疑
屬夫人善視之略不與英言公兼廣得故居址出沒之
跡然未敢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畜髮返初服又半
年進士薛理溥化爲監察御史按郡溥化高公舊日
屬吏知其敏手也且語溥化掩捕之敕牒及家財尚
在惟不見王氏下落窮討之則曰誠欲留以配次男
不復防備不期當年八月中秋遜去莫知所往矣溥
化遂寘之於極典而以原贓給英英將辭公赴任公

曰待與足下作媒娉而後去非晚也英謝曰糟糠之
妻同貧賤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單身
到彼遲以歲月萬一天地垂憐若其尚在或異伉儷
之重諧耳感公恩德乃死不忘別娶之言非所願也
公悽然曰足下高誼如此天必有以相祐吾安敢苦
逼但容奉餞然後起程翌日開宴路官及郡中名士
畢集公舉杯告衆曰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
客莫諭公使呼慧圓出則英故妻也夫婦相持大慟
不意復得相見于此公備道其始末且出芙蓉屏示
客方知公使云了今生緣乃英妻詞中句而慧圓則
英妻改字也滿座爲之掩泣歎公之盛德爲不可及
公贈英奴婢各一津遣就道英任滿重過吳門而公
薨矣夫婦號哭如喪其親就墓下建水陸齋三晝夜

以韓而後去王氏因此長齋念觀音不輟真之才士
陸仲暘作畫芙蓉屏歌以紀其事因錄以警世云
畫芙蓉妾忍題屏風屏間血淚如花紅敗葉枯梢
兩蕭索斷縑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
隻影成飄泊成飄泊殘骸向誰託泉下遺魂竟不
歸圖中艷姿渾似昨渾似昨妾心傷郡禁秋雨復
秋霜寧肯江湖逐舟子甘從寶地禮醫王醫王本
慈憫慈憫憐羣品逝魂願提撕禬禬賴將引芙蓉
顏色嬌夫壻手親描花萎因折蒂幹死爲傷苗蔡
乾心尚苦根朽恨難消但道章臺泣韓翃豈期甲
帳遇文蕭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
團圓相親相愛莫相捐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
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鞦韆會記

元大德二年戊戌字羅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院
使奄都刺爲僉判東平王榮甫爲經歷三家聯住海
子橋西宣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與爲
比然讀書能文敬禮賢士故時譽翕然稱之私居後
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管不住紅杏出牆來之意
花卉之奇亭榭之好一枝冠于諸貴家每年春宣徽
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宅眷於園中設秋千之戲盛
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設饌自二月未至
清明後方罷謂之秋千會適樞密同僉帖木爾不花
子拜住過園外聞咲聲於馬上欠身望之正見秋千
競蹴歡閑方濃潛於柳陰中窺之覩諸女皆絕色遂
久不去爲閹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故具

白于母母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
窺牆兒乎吾正擇婿可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
媒故報同飾僉拜住以往宣徽見其表少年心稍喜
但未知其才學試之曰爾喜觀秋千以此爲題菩薩
蠻爲調賦南詞一闋能乎拜住揮筆以國字寫之曰
紅繩盡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要爭高
更將裙牢繫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
遲紗牕月上時

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構或假手於人因盛席待
之席間再命作蒲江紅詠鸞拜住拂拭剡藤用漢字
書呈宣徽宣徽喜曰得婿矣遂面許第三夫人女速
哥失里爲姻且召夫人并呼女出與拜住相見他女
亦於窻隙中窺之私賀速哥失里曰可謂門閨多喜

色女婿近乘龍也擇日遣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喧
傳都下以爲盛事拜住鸞詞附錄于此

嫩日舒情韶光艷碧天新月正桃腮半吐鸞聲初
試孤枕乍聞絃索悄曲屏時聽笙簧細愛綿蠻柔
舌韻東風逾嬌媚幽夢醒閑愁泥殘杏褪重門
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欲求好
友真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

既而同僉豪客簾簾不飾竟以墨敗繫御史臺獄得
疾囹圄間以大臣例蒙疏放回家醫治未逾旬竟爾
不起闔室染疾盡爲一空獨拜住在然冰消瓦解財
散人亡宣徽將呼拜住回家教而養之三夫人堅然
不肯蓋宣徽內嬖雖多而三夫人者獨秉權專寵見
他姬女皆故富貴之門獨已婿家反凋弊如此決意

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即結義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非不見諸姊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寸絲爲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聽別議平章闊闊出之子僧家奴儀文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腳紵縊於轎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愛女與回悉傾嫁奩及夫家聘物殮之暨寄清安僧寺拜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且扣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柩我活矣周視四隅漆釘牢固無由可啓乃謀於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也僧素知其厚殮亦萌利物之意遂斧其蓋女果活彼此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直數萬緡因託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

一年人無知者所携豐厚兼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即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絕少或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帳民間誠有學問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爲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而人物整然恠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昇至則真速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年少陰使人詣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及發殯空襯而已故以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爲贅婿終老其家拜住三子長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早率次子忙古夕幼子黑廝俱爲內怯薛帶御器械忙古夕先死黑廝官至樞密院使

天兵至燕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
避兵黑廝與丞相失列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
下也當以死守不聽夜半開建德門而遁黑廝隨入
沙漠不知所終

○元白遺音

●至正妓人行并叙

永樂十七年予自桂林役房山是冬邂逅一遺姬
於逆旅中雖汨沒塵土有衰老態然尚餘咲談風
韻猶以紫蕭自隨訪其詳蓋大都妓人_以才貌隸
教坊供奉陵遷谷變將落髮爲比丘尼未果已而
轉嫁編氓愈益淪落今垂老無所依隨孫就食匠
營間遂呼酒飲之使吹數調既罷因與共論疇昔
其言至正時繁華富貴事如目睹然每一追思懷

抱輒復作惡豈來今往古紅顏薄命當如是耶余
爲低回悽然慨歎且感其意作長辭贈之題曰至
正妓人行第詞華萎弱不足以寫其態度之萬一
憂鬱之際取而讀之匪慰若人聊以自解焉耳
桃花含露傷春老連葉欺霜悴秋早紅飄翠殞誰可
方大都妓人白頭媼言辭婉媚雖足愛顏色萎摧寧
再好姿同蒲柳先凋零景近桑榆漸枯槁我役房山
滯客過客過意氣曩非前螺盃謾想紅樓飲鴈柱徒
懷錦瑟絃晏歲荒村因邂逅芳樽小酌且留連陽臺
楚雨情磨滅舞袖弓鞋事棄捐于今淪落依草木天
寒幽居在空谷爺娘底處認墳墓姊妹何鄉尋骨肉
初謂終身求歡咲那知末路翻撈攏莫惜縹囊紫玉
蕭暫吹絳闌瑤臺曲停觴起立態如癡歛衽躊躇半

餉時凝悄徘徊傾聽久微茫杳渺度腔遲嬌疑睨睨
鷺求友嫩訝呢喃燕哺兒巨壑潛蛟驚起蟄危巢別
鵠苦分難分難或變成淒切淒切愈加音愈咽蕩子
江湖信息稀疲兵開塞肌膚裂似啼似訴復似泣若
慕若怨兼若訣孤舟嫠婦旅魂消異域累臣髯毛折
參差角羽雜宮商微顏紆餘巧抑揚墜絮遊經爭繞
亂哀蛩怨蚓互低昂唧唧瑞鹿剔靈囿噉噉和鑒集
建章楚弄數絳諧洗簇武州一曲換伊涼伊涼溜亮
益閑暇填篴笛笙皆在下琉璃鏗鏘顏碧霄機梭浙
瀝鳴玄夜須臾衆調多周遍返席重論盛年話一自
干戈遽擾攘幾多行輩遙淪謝記得先朝至正初奴
家才學上頭顱銀環約臂聯條脫絲綫接絨綴眉畧
博局倦餘邀伴賭秋千蹴罷倩人扶纖腰數被隣姬

妬鬢髮常煩阿姐梳羽林英俊馳輕轂慣向奴家通
夕宿鳳枕鴛衾肯翫辜蜂媒蝶使交相屬水容反悞
脂粉沈香體匪藉沉檀浴退居始替興聖班內使傳
宣又催促宇宙雍熙百姓安仁單四裔覆三韓畏吾
選作必闍赤欽察恩深荅刺罕已見拂郎呈腰褭還
聞緬甸貢琅玕丹楹陟峻棲鳩鵲素表玲瓏綫角端
神州形勝真佳麗鬱鬱葱葱幡王氣五穀豐登免稅
糧九重娛樂耽絳妓廣寒宵得侍乞巧太液晨許陪
脩褻避暑巡遊欲屆程沿途宿頓爭除地隨鑒供奉
揀娉婷特勅奴家扈蹕行鹵簿曉排仙仗發抹倫晴
鞠綉鞍乘營間鼓鐃轟雷動磧外氛埃掃電清紈扇
試時違大內花園過去是開平宗王貴戚咸來會嵩
呼萬歲齊齊跪緋纓帽妥針焦圓黑髻髻紉十郎說

後先雉翳怯薛執左右麟符火赤佩苗蜀縫祀竺國
師霞綃蹙被天魔隊齊姜宋女綵尋常惟宅奴家歷
教坊樂府競歌新北令拘欄慵做舊西廂煞寅院本
偏蒙賞喝采筵簇每檀場渾脫囊盛阿刺酒達拏珠
絡只徐裳胡元運祚俄然歇遠遁龍荒棄城闕官裏
遙衝朔漠坐哈敦暗哭穹廬月壞宮畫靜著封鎖虛
室苔生罷朝謁絕撒陸森部落裏中原鴻洞烽烟襲
填溝塞塹總嬋娟蟻虱微軀幸瓦全窈窕蛾眉渾懶
畫蹣跚爾足亦羞纏祗園披剃思依佛梵榻跏趺擬
學禪練衲正宜糸般若赤繩無柰墮痴緣蘭心慧性
非堅固宛轉綢繆媒灼誤嫁與几庸里巷兒流爲鄙
賤糟糠婦文禽失類偶鷄鶩孔雀迷羣隨鵬鷺手具
盤飧奉舅姑親操井硯應門戶物換星移十載強尊

燁殂沒藁砧亡屢遭疾疫男殞館苦迫飢寒總去房
瓦缶泥壚長是伴瑤簪翠鈿已相忘忍談富貴徒增
感怕說酸辛只斷腸筋骸疲憊龍鍾久里舍么娘喚
老醜塗抹伊誰識阿婆彈搗競自矜纖手偷生又幸
逢明代垂死寧當正立首輒軻頽齡諒弗多槎牙瘦
骨行將朽歛歔嘆古更嗟今少日榮華晚陸沉疊々
願毋嫌聒耳寥寥罕遇是知音織烏荏苒忙過隙司
馬沈瀾已濕衿徃運推移端莫挽窮途汨沒最難禁
妓人聽我相寬慰羨貌多爲姿質累倉惶明鏡樂昌
分縹緲層樓綠珠墜雖云榮獨困貧乏贏得嬌嬈到
憔悴世上浮名不直錢盃中醇酎休辭醉弄管技泪
起逶迤載拜慙慙乞賦詩土炕蓬窻愁窹夜挑灯快
讀解愁頤那知皓首逢元稹弗用黃金鑄牧之洒翰

酬渠增慷慨風流千載繫遐思

予既贈以是詩乃起謝曰此元白遺意也何相見之晚耶老身旦夕且死當與偕焚灰讀之於地下明年春予將還京師重往過之則果沒矣因誦斯藁猶若見其俯仰語笑之態悲夫求樂庚子閏正月朔日廬陵李禎識

諸名公跋

予往年於薊門遇老婦行歌道中追而問焉則故元駙馬家妓姓金字芙蓉元亡嫁爲民家今雖貧薄而猶不忘故態且能道故元時事甚悉予因作薊門老婦歌以紀之既數年予友李君昌期自廣西方伯入役房山遇至正官妓遂作長歌以贈之其辭宏博其意悽惋誠得元白之遺意披閱玩味之余因錄謬作

以附驥尾然寥寥簡短辭不遠意誠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其詩曰

薊門老婦歌且行一曲斷腸多苦聲時時掩面向人泣泣罷從前道姓名自言少小顏如玉金縷羅襦闔粧束前朝丞相重嬌歌教得新翻太平曲雕房綉闥高差我五侯七貴時經過就中豔色亦無數俛首低鬟聽我歌行雲斷絕梁塵起滿座傳盃驚且喜當筵一擲千黃金翻惡管絃徒聒耳只言歡樂度青春豈識人間賤與貧向來風景一朝異翠鈿散落隨埃坐况逢衰老轉蕭索惟有茆廬傍西郭閑來還唱舊時歌不覺一聲雙淚落人生安得長少年一貧一富皆自然鄧通鑄錢終餓死古往今來何足憐

求樂庚子翰林侍

讀學士奉訓大夫兼脩

國史永豐曾榮書

又

廬陵李君昌期示予以所作至正妙人行長詩一章余讀之既具知當時之事而又喜是詩詞語之工也蓋公爲廣西布政使以文章政事擅名久矣比來京師邂逅此妓於房山道中見其衰老因得以詢其事所以慨然爲賦之以詩也嗟乎元起沙漠統一海宇雖曰致治然其制度施爲多從胡俗以遊畋宴樂爲務逮乎至正之君尤荒淫奢縱所好者惟聲色歌舞盤遊行幸夜以繼日上下相蒙政治廢弛盜賊蠭起國勢不振天乃命我太祖高皇帝剪滅羣雄至正道亡大統既正萬方攸寧中國之治悉復于古肆我

皇上即位又整率六師徃征沙漠九元之遺孽無有存者而昔時至正之荒淫縱侈其事世人亦罕知其詳此妓猶能歷歷道之良可歎耶於乎此元之所以亡也然則公之作此亦寧無意乎亦曰紀其實以補史之所不載亦曰使後之讀者有所感發興起耳豈他有屬意哉予因是喜公之志遂爲書于其後翰林侍

講臨川王英書

○又

我吟向傳琵琶行鏗然節奏絲絃聲嗚呼其才難再得千載相逢李方伯讀詩語我妓人行不啻潯陽秋送客問公宦轍走幽燕道逢老妓說少年口調紫蕭吐心曲手語未了情悽然歌舞婉恋情悽切寫出參差轉悲咽流商泛徵變幽音苦樂哀榮

郡可說老夫三讀嘆奇才欲脩新聲調未諧一妓
女流何足數感時撫事偏傷懷公今事業光朝野
况有文章繼風雅若爲眷此獨鍾情莫訝江州老
司馬木天老人高廷禮書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郡之偉人也以問學世其家
以文章鳴當代故其摘詞繪句傳誦人口有得其篇
章者猶嚙鮮肥啜膾炙然今觀其所作至正效人行
清新流麗若寒藻之漾淪掎也鮮澤芳潤若光風之
泛叢蘭也釀情醞態愉快交集凄其若零露之浥蔓
草皦乎若繁星之麗乎秋空也噫非文章之義問學
之工能至爾哉予讀之數過既憫妓人當及笄之年
不能閑於禮節以締好名宗復悲其中罹喪亂不能

遺外沉湎以脫身風塵獨幸其有所遭者晚際聖明
得占籍編戶氓享有子孫之養而終其天年而於濱
死之日又獲公之詞翰以宣其湮鬱又何榮哉或者
謂公是篇即元白遺音吁蓋不深諭者也夫襄陽錦
江之句與潯陽江頭之辭徒悽切憤惋於離別之頃
而二妓者亦終於爲商人婦流落天涯也豈若斯人
者既脫身喪亂復優游太平以卒而又託諸翰墨者
如是其美哉彼其但能得篇章而嚙啜之者亦大有
徑庭矣故評之曰元白之作工於詞而流於荒公之
作發乎情而歸之正也後之覽者其將以爲何如翰
林脩撰羅汝敬書

○又

吾友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示予所爲至正妓人行

几千二百余言觀其橫放浩汗若春泉注壑瀉潄而不窮流麗動蕩若鐵雲浮空變態而難狀自昔文人才士辭藻之盛未有過於此者嗟夫妓人今爲民婦有子與孫矣尚不忘其故態常以蕭管自隨雖老出其技猶能使公賞惜若此況於盛年也耶今有懷德蘊義砥行立名之士欲求當代之君子出一語以褒嘉之且不可得而且妓者乃能致公聽其議論而又重之以詩亦何其幸哉雖然此未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公爲方面大臣固當以功名事業自期宣上恩德以施惠政使環數千里之地悉陶於春風和氣之中乃以其文章黼黻致治而歌詠太平挫之金石傳之無窮然後足以見公之大若此特其緒餘耳烏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哉予故書其後使觀者知求公於其

而不在此也翰林侍講李時勉書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遇元至正妓人于房山命吹紫簫數曲飲之酒而遺之以詩持以示予觀其運巧思於雕鏤出奇語於豪縱落筆之際必自謂元白復生未知其孰先孰後誠佳作也然是妓以垂髦之齒容色衰謝薄試其技尚能使人歎賞若此使當芳年盛色揚袂倚市其擲金買笑者宜何如哉人或謂公少負奇氣早登顯位固當慨然於世以功名事業自期何獨遇一女婦而凄悼若是哉此蓋未知公者也

是詩之意惜妓不以少日從良託之終身徒恃容色晚遭淪落悔將何及然則抱器而適用者所貴及時自勵卓然樹立以表見於時寧可貼末路之愧悔哉

故篇終嘆妓爲才質所悞此所謂極其情而歸之正也是皆他人未知而予之所獨知因書以歸之翰林檢討錢習禮跋

○又

余讀唐李頎聽董大彈胡笳之作至幽陰變調勿飄洒長風吹林雨墜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啾啾走堂下每恐其盡讀柳柳州行路難至盛時一去貴反賤挑笙蔡翦安可常則歎曰時乎不再來今觀廣西方伯李公昌期所贈至正妓人之作意韻俱美可擬頎作而春容大篇過之妓人少爲玩已者客中值元祚遷革我朝承平始克嫁爲民婦及年邁色衰猶以蕭管自隨從其孫應匠役于房山獲與公遇則亦晚矣其真時不再來如挑笙蔡翦者耶董大以胡笳遇

妓人以蕭管遇頎柳州方伯之詩須合而爲一時一人之作可也余旣玩味唱歎得其遺音曰颯颯乎盛哉遂書于左方以歸之考功主事鄧時俊跋

○又

右至正妓人行一章今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所作也公于房山遇是妓因感其所言賦此以贈之出以示予予觀之詞意偉麗不易得也然亦因有感焉夫由至正迄今七八十餘年矣當時學士大夫凋謝殆盡無復有見者而伶人妓女往往猶存蓋當其間治教頽廢上下荒于聲色故雖久而其類尚多在也於乎其所以陵夷覆墜者豈非其自致哉然夫妓之早年失身其間遂至顛沛流落非不幸也亦宜也及其晚歲得霑

聖朝德化之盛爲婦民間而終老於太平之日又何其幸歟公於一見之頃爲之感發而形之歌詠蓋亦欲使觀者于此而有所懲創也夫豈無其意哉賜進士及第翰林脩撰蕭時中書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余之同年友也常過老婦於房山容貌衰謝言辭悽惋問之知爲至正妓人猶善吹簫能歷歷道故元時事公之所遺歌詩詞旨精麗音響激烈始旣欣羨其以容貌供奉于當時晚乃感嘆其衰老而淪落於民間設使元白賦之亦豈能踰於是作也嗚呼是妓雖已衰老淪落然猶以其薄技獲試於至元之君又幸遭逢聖明享有子孫之養以終其餘齒而復爲名公偉人之所稱慕如此可謂不

沒矣夫自古英才賢士挾其所有不克以施於世至於泯然無聞者蓋不勝數宜夫李公有慨於此也李公文章學問固已顯聞於人使其當制作之任蓋將歌詠太平之鴻體贊揚國家之盛美以傳之於天下後世元白烏足論哉今觀是詩特寄意於一時焉耳未足以觀公也讀者當自知之翰林脩撰周述書

○又

予觀廣西布政使李公所爲至正妓人行一篇詞義深密三復爲之起敬雖然公之才學豈徒工於詩歌而已哉將必大發其蘊以鳴國家太平之盛福被生民於無窮斯不愧所負任之重也今以一妓而獲見遇於公之一賞何其幸哉雖老死蕪憾矣世之士大夫遇不遇也亦猶是爾俾或一遇于時則生被顯榮

後垂末父否則流落沉淪終身不齒良可惜哉因妓
人行重有感焉皆求樂庚子春正月翰林編脩周孟
簡書

老妓大都人亡其姓名其時則可知嗟夫世異勢
殊妓也華落色衰爲編氓婦今年七十餘衣食于
匠營追憶往事風流雲散當時無復知其爲人居
閑處獨徃徃心口相語託諸蕭管則和鳴于飛之
音變而爲淒涼失羣之調其聲幽幽然嗚咽悽惻
若怨若訴若悲若泣時一響于石窠破屋之下甯
發四壁而荒烟落日依微慘淡之狀又接乎莽蒼
之野聞寂之濱過之者日累若干人曾無一之或
顧者何意房山之役乃有傳岩說繁其人一訪而
咨齋再徃而賞終其聽而爲之嗟惋不已而歌詠

之詠歌不足則累數十百韻抑揚反覆悲愴激烈
益疊之而不盡使人讀之恍然若目擊當時事不
古勝弔今之遺恨視老妓若無以爲懷者悲夫見
而知之者咸以爲元白遺音嗟夫連昌之世琵琶
之事驗之老妓固若不殊其詞則慷慨悲壯體以
其人又不相上下槩無足論者獨其人之出處進
退余不得而知也世好言古今人不相及觀今其
人豈其然耶其人謂誰余同年友廬陵李公昌期
是已公生于忠節之邦詩禮之族遭逢盛明登求
樂進士第踐歷清要文章名海內心結
主知乃擢爲廣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任大道斯行
矣乃
以微管于役感遇而賦此既而復其官是詩亦傳

播朝野妓獲白于此抑何其喜且幸也明年老妓
死嗚呼豈其命耶雖然妓則死而音存是詩固當
與琵琶行並傳宇宙間矣妓之死又未爲不幸也
嗚呼物之遇不遇若此者古今固不少而妓亦以
老見白其可感也夫其可慨也夫爲之三嘆
賜永樂歲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

授承直郎秋官主事

劉子欽書

剪燈餘話續集卷之五

○賈雲華還魂記

廬陵李禎

昌祺著

魏鵬字寓言其先鉅鹿人九世祖飛卿宋高宗朝仕
至御史中丞以論秦檜誤國貶襄陽令死葬白馬山
子孫遂留居焉宗族蕃衍富擬封君迨元朝尤盛鵬
父巫臣延祐初參政江湘行省生鵬于公廨而父率
母郢國蕭夫人携鵬暨二兄驚鶩扶襯歸襄陽魏生
五歲通五經七歲能屬文肌膚瑩然眉目如畫鄉里
以神童稱之至正間累舉不偶深置恨焉嘗曰大丈夫
當唾手以取功名而一第乃不可得耶因撫几長
嘆蕭夫人聞之恐其悵鬱成疾遂命之曰錢塘汝父
桐鄉也凡此詩名師風儒多前日門生故使汝往請

業庶或有成矧東南大藩山水奇勝可以開豁心胸
吟味情性汝其行哉母事一室乃於懷中出書一緘
付之曰到彼讀書之暇當往訪故賈平章釣菴邢國
莫夫人以此呈之議汝姻事吾自有說慎勿妄開也
生退私啓其封始知已未生時母氏與彼有指之約
不勝忻喜促駕而行郢國書詞附錄如左

懿恭欽衽再拜奉書

邢國太夫人

几前

欽恭瀾別十五年遠隔數

千里各天壹所杳不相聞緬想穹祇叶相茵翬
善調喜溢門闌福臻閨闈健羨何可勝言如懿
恭者既失所天苟存貞節一家長幼處此粗安
無足爲大夫人道第念先平章於先夫叅政官
雖僚友情則弟兄妾荷夫人視同姊妹始因有

姪各發誓言夫人嘗舉漢光武賈復故事指妾
腹而言曰生子耶我女嫁之生女耶我子娶之
厥後神啓其衷天作之配慶門誕瓦寒舍得雄
不幸未期夫君薨逝妾提挈諸孤扶柩歸殯山
遙水遠無地相逢今者幼兒已冠賢女諒亦及
笄苟未訂盟願如夙誓故敢冒昧貢書布茲悃
款仍令此子親賚奉聞倘到階庭希垂顧盼玆
聆金諾拱俟報音會晤未期臨緘於悒不具
生奉命翌旦戒行踰兩月抵抗僦居于北關門邊廼
家嫗善延納生頗安之越數日舍館既定乃漸出遊
訪問故人無一在者惟見湖山佳麗清景滿前車馬
喧聞笙歌盈耳生乃賦滿庭芳詞一闋以紀其勝因
題于寓舍紙窓之上詞云

天下雄藩瀟江名郡自來惟說錢塘水清山秀
人物異尋常多少朱門甲第閭叢裏爭沸絲簧
少年客謾携綠綺到處鼓求凰徘徊應自嘆功
名未就紅葉誰將且不須惆悵柳嫩花芳聞道
藍橋路近願今生一飲瓊漿那時節雲英覲了
歡喜殺裴航

偶邊嫗見之問曰斯作郎君所綴乎生未荅嫗曰郎
君豈以老婦爲不知音也耶大九樂府醞藉爲先此
詞雖佳尚欠嫵媚歐晏秦黃迨不如是生聞之乃大
驚因致謝曰淺陋之言獻笑多矣因諏嫗出處方知
爲達睦丞相寵嫗丞相薨出嫁民間今老矣通詩書
曉音律喜咲談善刺繡多往來達官家爲女子師皆
呼爲邊孺人生曰然則丞相政與先公大參及賈平

水

章爲同輩人矣嫗駭曰郎君豈魏參政子乎生曰然
嫗曰真韓子所謂稱其家兒者也因出盃款生生乃
得備詢參政舊日僚案嫗曰俱無矣惟賈氏一門在
此耳生曰老母有書奉達于彼敢托爲之先容嫗許
諾生又問平章棄祿數年今有誰在生事若何嫗曰
平章一子名麟字靈昭一女名娉之字雲華母夢孔
雀啣牡丹葉冥懷中而生語顏色則若桃花之映春
水論態度則似流雲之迎曉日十指削纖纖之王雙
鬟綰嫵嫵之絲填詞度曲李易安難繼後塵織綿繡
圖蘇若蘭詎容獨步邢國鍾愛之俾從余講學余自
以爲弗如也且夫人勤勵治產有方珠履玳簪不減
昔時之豐盛鍾鳴鼎食宛如向日之繁華生聞之知
其必指腹之人也急欲一往會嫗病目弗能前遂止

夫人訝嫗久不來乃遣婢春鴻往嫗家問焉時嫗目
愈欲生偕行值生偶出嫗乃先隨鴻往詣夫人謝且
道魏生母寄書事邢國駭愕曰政爾念之今焉至此
亟爲我召來勿緩也春鴻承命復至請生生便同行
既及門鴻先入俄而二青衣導生至重堂即東堦少
立邢國服命服出坐堂中生再拜夫人曰魏郎幾時
來耶生日數日耳命坐于西楹前鈿椅上茶罷夫人
日記得別時尚在襁褓今長成若是矣慰勞甚至且
問蕭夫人暨鸞鸞安否生荅以幸俱無恙夫人爲生
道舊如在目前但不及指腹誓姻之說生疑之乃顧
隨來老僕青山解囊取母書投上夫人拆封觀畢納
諸袖中亦不發言頃間一童子出娟娟如瓊瑤夫人
命拜生生荅拜夫人曰小兒子也當教之乃荅禮耶

復命侍妾秋蟾曰召娉之來須臾邊嫗領二丫鬟擁
一女子從綉幙後冉冉而至面生前展拜生逡巡欲
起避夫人曰無妨小女子也拜畢退立于夫人座右
邊嫗亦侍座于隅生竊窺娉之真傾國色也雖西施
洛神未可優劣生見後魂神飛越色動心馳恐夫人
覺之即起辭出夫人曰先平章視先叅政猶骨肉尊
堂亦視老身如姊妹自二父云亡兩家闊別魚沉鴈
杳音耗不聞本謂此生無復再見豈意餘年得覩英
妙老懷喜慰何可勝言郎君乃爾寡情耶生揖返席
不復取辭邢國目娉入意若使治具然于時間晏水
陸畢陳夫人親酌飲生生跪受而飲既而命麟與娉
娉更勸迭進娉酒至生辭以乍出遠方又踈麵藥今
不勝杯酌矣娉之捧杯再拜生欲熟視之固辭不敢

先飲夫人曰郎君年長於汝自今以後既是通家當
爲兄妹汝宜跪勸娉遂跪生蒼惶遽接一吸而盡娉
娉收盃至夫人前瀝餘酒於案曰兄飲未爵更告一
盃可乎夫人笑曰纔爲兄妹便鍾友愛之情郎君豈
得憂然乎邊嫗亦從更相勸生乃盡飲夫人復讓邊
嫗曰郎君既舍汝家乃不早以見告當洗進一觥嫗
笑而飲宴罷告歸夫人曰郎君母還邸中只在寒舍
安下生略辭夫人曰貧家寒窶勿嫌也郎呼家僕
曉勸小蒼頭紅童引生於前堂外東廂房止宿生入
門但見屏幃床褥書几盥盆筆硯琴瑟靡一不備嫗
家行李亦已在焉生既得定居復遇絕色且驚且喜
睡不能成因賦風入松一詞乘醉書于粉壁之上詞
云

龍勉應承然亦不數數往也因念夫人雖甚見愛而
掛口不及姻事且令與娉認爲兄妹蓋有可疑而無
從質問乃潛往五相祠祈夢得神報云灑雪堂中人
再世月中方得見娉娥既覺莫曉所謂但私識之一
日偶與朋友遊西湖娉同生不在携侍姬蘭苕潛至
其室遍閱蘭牘見有嬌紅記一冊笑謂苕曰郎君觀
此書得無壞心術否乎因戲題絕句二首于生卧屏
一詩曰

淨几明窗絕點塵聖賢長日與相親文房瀟灑
無餘物惟有牙籤伴玉人
花柳芳菲二月時名園剝有牡丹枝風流杜牧
還知否莫遣尋春去較遲
抵暮生歸見詩知爲娉作深悔一出不得相見乃賡

其韻用趙松雪體行楷書于花箋以荅娉詩曰

水肌玉骨出風塵隔水盈盈不可親留下數聯珠與玉憑將分付有情人

小桃纔到試花時不放深紅便滿枝只爲易開還易謝東君有意故教遲

寫畢無便寄去躊躇間忽春鴻來謂生曰夫人聞郎君西湖歸悞爲酒困遣妾持武夷小龍團茶奉飲生喜甚即啜一甌因移身逼鴻坐笑語鴻曰娉之既視我爲兄汝何惜暫爲吾婦鴻變色曰夫人理家嚴肅婢妾只任使令豈敢薦枕於君以污清德生曰東園桃李片時春也何害遂與鴻狎且謂鴻曰吾有一簡奉娉之能爲我持去否鴻曰敢不承命當亟遞去鴻入遇娉茶堂中即以與之娉急置于懷囑鴻勿泄返

碧城十二瞰湖邊山水更清妍此邦自古繁華地風光好終日歌絃蘇小宅邊桃李坡公堤上人烟綺窓羅幙鎖嬋娟咫尺遠如天紅娘不寄張生信西廂事只恐虛傳怎及青銅明鏡鑄來便得團圓

是夕娉娉反室亦厚屬生因呼侍女朱櫻曰魏兄卧否櫻曰弗知也娉語之曰汝往廂房調之去良久反命云郎君微吟燭下若有深思既而取筆題數行於壁間妾諦視之乃風入松詞也娉曰汝記憶乎櫻曰已記之矣遂口占一過娉便濡毫展雙鸞霞箋次其韻頃刻而就封緘付櫻曰明晨汝奉湯與郎君盥面時以此授之櫻收於囊次日黎明如教而往生盥沃竟櫻出緘畀生曰娉小娘致意郎君有書奉達生荒

忙取視之乃和生所賦壁間風入松詞云

王人家在漢江邊才貌及春妍天教分付風流
態好才調會管能絃文采胸中星斗詞華筆底
雲烟藍田新鋸壁娟娟日暖綯晴天廣寒宮闕
應須到霓裳曲一咲親傳好向嫦娥借問冰輪
怎不教圓

生讀之數過不忍釋手知娉之賦情特甚也遂珍藏
于書笈中方欲細詢娉情性而夫人已遣宜童召生
矣生偕童入夫人見生來迎謂生曰郎君奉命萱堂
遠來游學不可虛度光陰玩時廢日此中有大儒何
先生者及門之士常數百人郎君如從之遊必有進
益求賢見之禮吾已辦矣食罷請行生覩娉後萬念俱
灰不求聞達惟雲華是念不虞夫人之逼令就學也

室觀之乃和其絕句二首讀罷嘆曰清楚流麗類其
爲人言未已聞夫人呼曰有客娉趨出乃外兄莫有
士也自藁城來省邢國因設宴待之生亦與坐夫人
以父別有主且悲且喜姑姪勸酬不覺至醉兼之有
主遠來驅馳鞍馬困憊不任酒急欲休息苦告夫人
夫人乃令脫歡扶掖至禮賓堂之南小齋內歇卧生
亦隨出獨立於重堂無何夫人亦眩暈思卧乃先就
榻惟娉之率諸婢收拾器皿鎖閉門戶朱櫻持燭伴
娉出重堂巡邏見生孤立驚曰兄未寢乎何此延佇
生告以渴甚求漿弗能得娉即令櫻入厨中取茶因
代櫻執燭寘案上燭爲風爍蠟液淚流娉以金剪剪
之曰汝亦風流乎生曰子不聞李義山詩云春蠶到
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娉曰義山浪子耳何眷

恋之深耶生曰人同此心心同此欲烏可以此病義
山乎婢曰然則兄亦義山之流亞矣生曰風情幽思
自謂過之婢曰若兄之言真風流醞藉之士也但佳
句云勞心者果勞何事不知商隱亦有是乎生曰室
途人遐故也婢不荅指壁上琴曰兄善是耶生曰勿
耽此技小姐聞亦能之婢曰謾寄指耳敢言能乎俄
朱櫻捧茶至婢起迺與生生謝曰何煩鄭重婢曰愛
親敬兄禮宜如是生將促席與言婢遽斂身曰今夕
夜深兄宜返室來宵有便當詣聽琴幸無他往也各
道萬福而退次日夫人中酒不能起薄暮婢偷至廂
房生政懸望竚俟堦前陡見婢來喜心翻倒即擁婢
入坐定生拂几焚香解錦囊出天風環珮琴請婢彈
婢羞澁固辭生於是轉軫調絃鼓關雎一曲以感動

之婢曰吟操綽注一一皆精但惜取聲太巧下指略
輕耳生甚服其言必欲觀婢之指法請之不已婢乃
命朱櫻取琴放已前琅玕石卓上操雉朝飛一調以
荅生生曰佳哉指法但此曲未免滛艷之聲多婢曰
無妻之人其詞哀苦其聲淒怨何滛艷之有生曰自
非牧犢子妻安能造此妙乎婢無言惟微哂而已是
夕談話稍款言情頗深值夫人睡覺呼婢索人參湯
婢惶恐走去生忙然自失魂魄俱喪面若死灰大失
所望因枕上賦如夢令一詞自悼詞云

明月好風良夜夢到楚王至下雲薄雨難成佳
會又爲虛話誤也誤也青着眼兒乾罷

平旦生起整衣冠趨夫人閣問安否出至重堂轉從
堂後循曲巷欲造婢室迷路而回至清凝閣前少憩

時娉政坐閤中低鬟束雙鬟着綉鞋生即屏身戶外
窺于隙間爲娉小婢福福見之報與娉之大憤將起
白夫人生惶恐告娉曰向於夫人處問安路迷至此
兄妹之情寧忍見窘娉曰男子無故不入中堂況可
直遣人家閨閣乎今旦怨兄後勿再至生連揖不已
娉曰聊恐兄耳母勞深謝因指閤前臨清小瓦盆養
瑞香一株命福福云送去兄卧房中爲幽人之伴生
曰得此一株當貯諸金屋娉咲而領之福遂捧花送
生出生知福乃娉之親隨即探囊中金數星與之冀
其傳遞簡帖潛通殷勤福拜而受之自此得其用矣
然生自離家之後兩月有餘寒食初過清明又到夫
人備酒餚召隣曲及邊姬并拉生出郭掃墳惟娉之
以小疾新愈不得偕行生覘知娉不去乃伴出夫人

留之生曰適何先生遣人見呼不敢不去弗及拜平
章神道意甚缺然夫人曰先生召無諾宜速往也生
去夫人亦登輿舉家畢從惟留福福及小女使蘭荳
伴娉生度夫人行遠徐徐而歸至重堂門閉不得入
徘徊廡下福之聞人履聲謂是客至啓門問之乃生
也生急持福裾問娉所在欲見之福曰小姐敏慧聰
明知書識禮持身謹慎不離閨房貞靜幽閑凜不可
犯妾安敢冒昧導君唐突西子生曰吾之遇汝自謂
有緣雖張珙之紅娘不啻過也今汝乃有是言予之
缺望甚矣福沉吟半餉曰彼雖以禮自持然幽情頗
切吾嘗見其臨鏡自照回顧妾曰我何如月中之嫦
娥也妾復之曰不已夸乎彼乃曰姪娥雖貌美叵耐
只孤眠由是觀之可以情亂也生曰爲今之計將若

之何福曰妾有具綾手帕郎君試爲情詩染其上我
當持與之觀郎君輕步踵妾後窺之彼若動心事諧
必矣生欣然握管題以付之詩曰

綾綃元自出龍宮長在佳人玉手中留待洞房

花燭夜海棠枝上找新紅

福袖帕入生尾福後至栢沈堂

夫人守節義故廟沈

娉方倚檻玩庭前新柳曰綠陰如許矣因誦稼軒詞
云莫去倚危闌斜陽政在烟柳斷腸處生遽前撫其
背曰斷腸何所爲乎娉驚曰狂生又至此耶生曰韓
壽竊香相如滌器狂者固如是乎娉乃命福取茶福
伴墮手帕於地娉拾而觀之見詩怒曰此必兄所爲
小妮子何敢無忌憚如是吾將持以白夫人生媿謝
再三繼之以跪娉因回顏一莞收真懷中曰母多言

姑此共坐少叙半餉之歡倘老母來歸則無及矣生
大喜就坐娉呼福出江瑤薦酒親持金荷葉杯酌以
勸生生辭不欲娉固勸生謝曰此意良已勤政昔人
所謂雖喫堆子亦醉不煩酒略飲數盃因命徹去娉
從之生乃促席與娉聯坐語娉曰我奉命慈親爲此
姻事難難水陸千里遠來今夫人了無一語道及前
盟必有他謀事恐中變命爲兄妹其意可知子復漠
然路人相視殊無聊賴又擬賦歸但以未與子言故
遲遲不決耳今幸相逢難期再會予之心事子既知
之諧不與諧明以見告母徒使我爲周南留滯之客
也娉聞之撫髀嘆曰余豈木石人哉兄之此言豈知
我者妾自遇兄來忘食廢事心動神疲夜寐夙興惟
君子是念願以葑菲得侍閨房偕老百年乃深幸也

第恐天不與人方便不能善始令終張珙申純足爲
明鑑兄如不棄管蒯妾可求執箕箒母輕一舉當計
萬全生日若待六禮告成則予墓草宿矣予其憐之
母客今夕娉未及對而蘭苔報夫人回矣生倉忙起
出是日三月丙午也丁未清晨生入謁夫人曰昨因
祭掃就過湖上諸寺一行佳景滿前令人應接不暇
所惜者寓言不在耳生唯唯而退至中堂側門與娉
相遇侍妾森然前遮後擁彼此注視莫交一言生歸
室悶悶因誦崔灝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
波江上使人愁適娉經窗外聞之因允窻呼生日男
兒何懷土之切乎生日事屢參差終不能就處此無
益莫若歸再娉曰少頃當令福之詣君言訖而去早
飯罷福果來謂生日娉小娘有簡奉君生拆而觀之

乃詩一首云

春光九十恐無多如此良宵莫浪過寄與風流
攀桂客直教今夕見姮娥

讀畢生喜不自制顚之然視日之斜汲汲然望夜之
至豈期向午生之友人金在銘來拉生過平康生以
他事拒之金固不許不得已乃與同行至彼妓有秀
梅者頗曉詩詞素慕才俊見生灑落勸以巨觥金又
與轟飲生意不在酒爲二人所困痛醉而歸展紫絲
褥卧于房前石欄干側地上迨暮月明夫人睡熟娉
乘便赴約不意生酣寢酒氣逼人呼之不應乃悵然
行于堦下徐入生室以宣毫寫絕句一首于生練裙
上投筆而去詩曰

暮雨朝雲少定蹤空勞神女下巫峰襄王自是

無情者醉卧月明花影中

五更天明生酒亦醒起步花陰但見落紅沾袖墜露
濕衣追省娉期滂然流淚政鬱鬱間忽風吹生衣裾
裾翻字見生舉視之乃七言絕句娉所染也因大悵
恨夫此良會爲人所誤深負娉期因剪下裾幅裝潢
成軸懸于壁間仍賡原韻緘以寄娉詩曰
飄飄浪迹與萍蹤誤入蓬萊第幾峰九骨未仙
塵俗在罡風吹落醉鄉中

詩後復有一詞名憶秦娥云

春蕭索可憐更負佳人約佳人約今番准定莫
教違却世間雖有相思藥應知難療身如削身
如削盈盈珠淚夜深偷落

一日忽聞夫人喚春鴻云平章忌辰在途合照常規

汝可往西隣靖恭姚長者家問幾時建金山佛會亦
欲附薦平章以徵冥福鴻少選返命云只在此月二
十五日爲始適屆忌辰九三晝夜若欲與建善功必
須先嚴齋戒至日請詣法筵炷香禮佛竣事方歸至
期夫人分付娉家事畢乃往姚宅娉與生俱送及門
因得同行入內經過生卧房前生苦邀入欲賦高唐
娉懇辭曰蒲柳賤軀敢自吝惜但今白晝僕妾衆多
若交接之頃雲雨方濃妾於此時如醉如夢能保無
他慮乎莫若少待今宵兄宜見即妾所妾當明燭啓
門焚香迎候生深然之至暮娉戒諸奴僕曰夫人偶
不在家汝等各宜早歇男僕不許擅入中門女僕亦
須不離內寢毋得輒便私相往來衆皆拱听莫敢不
遵人既定生乃尋向路由栢沈堂後轉過橫樓西適

有兩巷相聯莫之何者可達狐疑未決忽風送好香
一炷逆鼻而來生心喜曰媽不遠矣徑趨右巷之窮
果得媽寢但見綠窠_三啓絳燭高烧媽上服紫羅衫
下着翠文裙自拈生龍腦於金雀尾炉中焚之香烟
縹縹燭影晶熒驟得見媽疑與仙遇媽笑曰鉅卿信
人也出戶迎生延入室內室中安墨漆羅鈿屏風床
紅羅圈金雜絲綉帳床左有一設紅矮几几上盛綉
鞋二雙彎彎如蓮瓣仍以錦帕覆之右有銅絲梅花
籠懸收香鳥一隻_一外無長物房前寬闊厓丈許東
壁掛二喬並肩圖西壁掛美人梳頭歌壁下二犀皮
卓相對一放筆硯文具一放粧奩梳掠具小花瓶
挿海棠一枝花箋數番玉鎮紙一技對房則藕絲吊
窻窻下作舡軒軒外繚以粉牆之內疊石爲臺臺上

牡丹數本四傍佳花異草叢錯相間距臺二尺許磚
甃一方池池中金魚數十尾護堦草籠罩其上生未
暇遍觀即携媽就寢乃取白絨軟帕付生曰兄詩
驗矣可謂海棠枝上找新紅也生笑爲媽解衣共入
帳中媽低聲告生曰妾幼處深閨未暗情事講歡之
際第恐弗勝兄若見憐不爲己甚生曰姑且試之庶
幾他日見慣豈期媽之身體纖柔腰肢顫掉花心纔
折桃浪已翻羞赧呻吟如不堪處而生蜂鎖蝶恋未
肯即伏直至興闌將過夜半生起持帕剪燭觀之仍
與媽使藏馬留爲俊日之驗媽曰賤妾陋軀爲兄所
破靜言思之有醜面自伉儷之約兄善圖之母使妾
爲章臺之柳則幸矣不然當墜樓赴水以死謝兄斷
不能學流俗之人背盟他適以負所天生曰我爲男

子豈不能謀一婦人况有夙緣不必過爲之慮乃於
枕上口占糖多令一開以贈娉詞云

深院鎖幽芳三星照洞房驀然間得效鴛鳳燭
下訴情猶未了開綉帳解衣裳新柳未舒黃枝
柔那耐霜耳畔低聲頻付囑偕老事好商量
娉亦依韻和以酬生

少小惜紅芳文君在綉房馬相如賦就求凰此
夕偶偕雲雨事桃浪起濕衣裳從此退蜂黃芙
蓉愁見霜海誓山盟休忘却兩下裏細思量
自此往來頻數無夕不歡雖連理之柯比翼之鳥奚
以過也何期光陰易失樂極悲來夏暑將殘秋風又
動忽收蕭夫人及二兄書取生回應鄉試生得書悵
快不遣娉知然言動之間屢有嗟嘆之意娉察知之

生不獲隱出母書示之彼此流涕未數日生二兄又
遣一僕海仙馳書奉邢國夫人使促生早還夫人啓
緘讀畢令人召生至以母書示之且謂生曰尊夫人
相念之深二令兄促歸亦急且欲同應秋科實人間
羨事老身雖不忍遽舍郎君然母命兄書安可違越
所願挂枝高折早占鰲頭側耳捷音與有榮耀瓜期
未及拱候再來遂備辦行裝送生上路娉時侍夫人
座側聞知此言淚落如注郎起入內其夜伺夫人睡
靜乃潛出別生相視飲泣遂謂生曰政爾歡娛乃有
遠別天耶人耶何至此極也生曰我爲母兄所逼且
只暫歸三兩月間再圖相見子弟寬心保蓄眠食勿
爲無益之悲徒損傾城之貌娉掩涕曰兄途中謹慎
早早到家有便再來勿爲長往妾醜陋之身乃兄所

有倘念么麼不我遐棄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乃面生
再拜曰只此別兄明日不能出矣生亦哽咽目送鵝
退次早鵝又遣福福叩門持手簡送鴉青紵絲成鞋
一雙綾襪一納賦生簡云

薄命妾鵝再拜白

寓言兄前鵝薄命不得奉侍左右爲久計今馬
首欲東無司相贖手製粗鞋一雙綾襪一納聊
表微意庶步武所至倘妾之在足下也悠々心
事書不盡言伏楮緘辭涕淚交下不具

生覽畢惟墮淚而已遂收拾鎖于書笈既登途九道
中風晨月夕水色山光觀景懷人祇增悲惋及抵家
已迫槐黃矣遂偕二兄往就試驚驚失利惟鵝領高
薦而歸賀客填門雜還數月迨冬末同年促上禮闈

生方欲托病不赴圖爲杭遊以踐夙約而母與二兄
之弗容府尹縣侯之教遣不獲已黽勉而行期在下
第庶得即歸詎意青錢萬選萬中會闈揭曉名次羣
英廷試又在甲榜擢應奉翰林文字才名日起籍甚
當時虞揭諸公皆加愛重生雖居清要而心念雲華
未嘗輒舍因求外補明年正月得江淞儒學副提舉
政愜所願遂不歸襄漢徑赴錢塘需次待闕首具袍
笏詣賈氏拜夫人夫人見生來喜色溢面勞之曰且
審金榜題名文臺列職平生之願一旦盡酬第恨靈
昭年幼未歷江湖老病孱軀不能遠涉無由造賀作
慶尊堂爲媿耳生謝曰未學荒疏謬登科目續貂之
誚有愧于中然自別門下兩載光陰令女賢郎安否
何似輒敢請見少慰下懷夫人曰小兒讀書郡學半

月一回醜女在家尋當上謁遂命秋蟾召婢須臾出見流盼掠生悲喜交集夫人置酒邊廼亦來邢國舉盃致賀生畢飲復命婢曰魏兄高第顯官人間盛事汝既在妹列豈可無一杯致賀乎婢再拜領命乃酌酒勸生之復酬婢母女極歡而罷既暮辭出夫人曰幸未上官免尋邸舍吾家舊寓謹以相延生且謝且辭退就寢室風物依然一榻如故因賦律詩一首題于壁以紀重來詩曰

不到仙家兩載餘竹窗幽戶尚如初梁懸徐孺前時榻壁寫崔生昔日書花柳謾爲新態度江山不改舊規模不知當日桓溫幕還有風流此客無

次日生出謁夫人慮生寓所器物不備或乏人使令

乃呼婢侍行過彼點檢及至凡百所需悉已完具且童復專供役蓋婢已宿戒之矣而夫人弗知也周視間忽見生壁上新題讀之數過稱賞弗已且顧婢曰才子才子又云此人器量弘深學問該博聰明敏捷少有比倫非出十年須當遠到提舉未足以淹也女子識之夫人素有藻鑑慎許可婢見母譽生如此愈加愛重由是夜往晨回傾情到意雖接翼之鸞鳳交頸之鴛鴦未足以喻其和協也夫何情愛所迷殊無顧忌朝歡暮樂婢妾皆知所未覺者惟邢國一人而已或曰春鴻與蘭苔於清凝閣前閑坐分食泉州鳳餅香茶婢偶過見之默然不樂私念此茶夫人物也惟已嘗竊數餅與生計必生私二人自彼而得因詰問之鴻苔不能隱以生與爲對婢大恨恚妬念頓生

乃据據他事白于夫人俱遭痛撻鴻輩啻恨謀發鴆
私乃問鴆與生於後園池上重陰亭前奕棋急趨白
夫人云園中池蓮有一花並蒂紅白二色開已一日
請往觀之恐久則缺矣夫人喜曰此禎祥兆也如其
請生與鴆不虞其至方拊大咲曰雲華姐又輸一局
矣敢請子之金釧為賭資可乎言未已忽風撼敗桃
一枚墜局中鴆驚訝舉首視之遙見二人侍夫人來
知其故意相襲也急目生使入天林洞避去而博戲
之具收拾弗及乃佯趨走迎語夫人曰兒多時不到
園中適因綉倦與福福携楸枰此來以消長日忽見
並頭蓮花紅白二色相向真嘉瑞也政擬報知膝下
而娘娘來矣鴻苦雖善其支吾然未敢面斥惟相目
吟咲而已幸夫人眼昏莫辨其為生也夫人曰蓮花

雙蒂者常有之但一紅一白為難得耳適聞春鴻言
如此將欲呼汝同觀不意汝先在此矣然人家要子
不離閨房偶或出遊擁蔽其面今汝不使我知輒行
至此雖無人見亦且不宜况汝讀書識禮豈不知博
奕之為非當痛以自懲後勿復爾然夫人只知其與
福福手彈不料其與生對壘也遂同至亭間徘徊瞻
企夫人命春鴻曰佳哉花也可召魏郎君來此同玩
鴻將啓齒鴆恐其有言潛躡其足鴻會意乃給夫人
曰有此佳花而酒穀未備不若明旦於此開宴召之
賞玩亦未為晚夫人點頭曰春鴻言是也遂回詰則
果於亭上設席且於那學呼麟回同生賞花酒半夫
人目麟曰吾聞人家興替見於花卉蓋草木得氣之
先且瑞應之來必不虛也汝今秋文戰或者得捷雙

蓮之瑞其在是乎宜賦一詩以觀汝志氣魏提舉如
不相棄亦請唾珠玉以重斯芳麟與生奉命一揮而
就以呈夫人夫人覽而嘆曰提舉絕妙好詞吾兒結
意亦自可取因付婢曰汝觀而藏之留爲汝弟秋科
張本二詩云

若耶溪裏萬紅芳那似君家並蒂祥韓琬醉醒
殊態度英皇濃淡各梳粧徒勞畫史丹青手謾
費詞人錦繡腸向夜酒闌明月下只教神女伴
仙郎

右鵬詩

亭亭翠蓋蔭娒嬌一種風流兩樣嬌飛燕洗粧迎合
德絲鴛微醉倚文蕭若教解語應相妬縱是無情也
自妖寄語品題高着眼直須留作百花標

右麟詩

娒讀之微莞將收之袖中生乃請於夫人曰小姐也
不可無他制夫人乃命娒曰汝試爲之請教提舉娒
對曰好語皆爲兄所道尚何言哉然亦不敢不勉強
遂口占聲聲慢一闕詞云

太華峰頭若耶溪上秋波蕩漾嬋娟翠蓋陰中
佳人並着香肩深盃怎禁頻勸便玉容霞臉爭
妍真箇是善才龍女不染塵緣共說風流態度
似鳳臺蕭史夫婦同仙描畫丹青生綃難寫清
聯鴛鴦也知相妬却愛來比翼花邊心更苦委
淤泥絲又暗牽

生傾聽之餘自媿弗及因出席揖之曰風流俊媚的
是當家真可謂才調女相如也娒歛綉巾拜謝曰不

敢當不敢當酒散月明夫人耐寢鴟出就生具告以
昨日園基之故且吐舌曰非桃墜則夫人見矣奈何
奈何生曰此天也然非子之臨機應變則罅隙呈露
吾二人安得復合耶危哉危哉鴟曰夫人以妾昨過
園中微賜訶譴今不敢再至矣所恨前時遠別今幸
相遭復被匪人百端間阻然當爲兄屈已下之異回
其意兄且忍耐勿自憂煎然此亦由兄私之之過也
論語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不可不加之意也蓋微諷生寵春鴻蘭苔事以
歲之生慚悚交并莫知爲對鴟自此深居簡出杳不
相聞生亦踉蹌不安若有芒刺在背凡遇內集多却
不來鴟雖謬爲歛迹而益重幽思故於鴻苔特加禮
待但其所欲舉以贈焉再後二人俱困鴟術中夙怨

冰釋翻爲之用第生未知耳踉蹌月餘無聊特甚政
憂悶中忽福福送新蓮數房來且報鴻苔釋憾早晚
可以相見生聞之手舞足蹈不任歡情因以蜀箋寫
所賦夏景閨情十首爲小引於前以荅鴟其詞曰

孤館無聊睡起塊坐不見賢淑豈止鄙
吝復生而已哉謾成閨思十首奉寄一
則以見此情之拳拳一則時自省覽猶
佳麗之在側也

香閨曉起淚痕多倦理青絲髮一綰十八雲鬟
梳掠遍更將鸞鏡照秋波

其一

侍女新傾盥面湯輕攬雪腕立牙床都將隔宿
殘脂粉洗在金盆徹底香

其二

紅綿拽鏡照窻紗，畫就雙蛾八字斜。蓮步輕移何處去，堦前咲折石榴花。

其三

深院無人刺綉慵，閑堦自理鳳仙叢。銀盆細搗青青葉，染得春葱指甲紅。

其四

薰風無路入珠簾，三尺冰綃怕汗粘。低喚小鬟，扁綉戶，雙彎自濯玉纖纖。

其五

愛唱紅蓮白藕詞，玲瓏七竅逗冰姿。只緣味好，令人羨花未開時，已有絲。

其六

雪為容貌玉為神，不遣風塵浣此身。顧影自憐，還自嘆，新粧好好為何人。

其七

月滿鴻溝信有期，鬢拋殘錦下鳴機。後園紅藕，花深處，密地偷來自浣衣。

其八

明月嬋娟照畫堂，深深再拜訴衷腸。怕人不，高聲語，盡在殷勤一炷香。

其九

闊幅羅裙六葉裁，好懷知為阿誰開。溫生不帶，風流性，辜負當年玉鏡臺。

其十

詩後復寫一詞名青玉案

合歡花下曾相見，猶記把毫題綵扇。自別佳人
冰雪面，朝思暮想倚門闥。戶無也，千來遍。靈犀
一點懸春綫，殘夢驚回梁上燕。惆悵佳期成，又
變雲箋都是蠅頭字。難寫張生怨。

書畢付福賚去。媼得之，啓誦而鴻荅偶來，問曰：「小姐
所詠詩，誰人之作？」乃爾俊麗耶？媼汪然曰：「久有心事，
思與渠輩談之，屢欲吐辭，復囁嚅而止。鴻等，同聲應
曰：『某輩賤流，受小姐厚愛等矣。但可爲地當盡力以
報。』」媼曰：「此魏生詩也。吾之遇彼渠輩，備詳爰自爾日。
重陰之遊，幾於狼狽。若爲夫人見之，我無措身之地。
賴汝調護，遂得無他。今不見生者一月矣，非惟我念
之深，生亦思吾尤切。彼此隔越，誰與爲謀？」二人超謝
曰：「今夫人受戒，日坐佛閣，誦內典家政，悉小姐所權。」

苟有欲爲，儔敢喘息。萬有異議，其等任之，脫不踐言。
鬼神臨鑒，媼曰：「若然，吾何恨是夕始復就生，相與如
故矣。或偎紅倚翠，盡雲雨之歡；或舉白弄琴，極從容
之樂。不覺流光奄冉，七夕又臨。媼請于夫人於內堂
結絲樓，乞巧瓜果羅列，設羞備陳。夫人謂媼曰：「久不
見汝作詩詞，今夕天上佳期，人間良夜，或詩或詞，隨
汝所爲。吾當召魏生來，與汝講論。庶有新益。」媼唯命
于時生至。夫人曰：「世謂今宵天孫賜巧，小女輩未能
免俗，謾設瓜果之筵，亦嘗命之賦小詩以紀佳節。竟
未知曾就否？」媼即前應曰：「適奉命綴得七言絕句二
首，遂出諸袖間。墨痕猶濕，夫人接看畢，迺與生曰：『小
女拙詩，提舉無吝。見教生讀，竟曰：『宋若蘭姊妹之傳，
誠不易得也。』鵬雖不敏，當亦效顰。第恐白雪陽春難。」

爲屬和耳婢詩曰

梧桐枝上月明多、瓜果樓前豔綺羅、不向人間

賜人巧却從天上渡天河、斜暉香雲倚翠屏、紗衣先覺露華零、誰云天上

鵬和詩曰

流雲不動鵲飛多、微步香塵滿機羅、若道神仙

無配耦、怎教織女渡銀河、娟娟新月照圓屏、井上梧桐一葉零、今夕不知

詎意好事多乖、會難離易、次早生收家問報母計音

竟不及榮上提舉之任、而丁憂之行逼矣、夫人乃召

邊姬告之曰、吾有一切已事相托、未審能爲我周全

乎、姬避席曰、願聞何事、苟可用情、當爲極力、夫人曰

娉娉年長、欲覓一快婿、斧柯之任相屬、如何、姬咲曰

老拙又懷此意、但未敢形言、今夫人門下自有其人

而欲他謀、徒費齒頰、真所謂道在途而求諸遠也、夫

人曰、得非謂魏生乎、佳則佳矣、然有說焉、生少年高

擢、歟歷仕途、若以歸之、勢必携去、吾止有此一息時

刻、不面尚且念之、若嫁他鄉、寧死不忍、政爲向者生

判今言若此明說不諧况寒門重罹荼毒行色匆匆
殞越之餘寧暇爲計雖然此先堂意也煩姬善爲我
辭夫人豈不聞聖人有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既奉初言息壤在彼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豈可以吾
母既亡背盟棄好且閭閻下賤尚不食言曾謂小君
而可失信姬若以義責之庶或可允萬一秦晉能諧
當奉千金爲壽姬曰吾哀王孫而緩頰豈望報哉遂
去備以言反覆勸于夫人夫人曰姬雖巧爲說客如
蘇張其如吾不聽何姬見如此不復敢言退而告生
生忍淚曰死生契闊從此始矣乃即促裝亟爲歸計
婢聞之與春鴻秋蟾輩伺夫人困睡潛於栢沈堂設
宴召生入爲別生至相持魂飛魄喪嗚咽不自勝鴻
等亦哽塞不能仰視婢乃舉盃於生前拜曰只行不

來矣平昔與兄一日不握手此恨何堪矧今守制三
年此離千里不諧伉儷從此途人惟兄節哀順變保
齋金玉之軀服闋上官別議佳偶宗祧爲重勿久鰥
居妾命薄春水身輕秋葉雲泥異路濁水清塵然既
委身於君子豈再托體於他人以死爲期言猶在耳
行當畢命窮泉寄骸空木曷其有極長恨悠悠平時
兄屢命我歌每每忸怩而止今死生永訣豈可復辭
我誠謳之兄其側耳政唐人所謂一聲河滿子雙淚
落君前也乃歌踏莎行一闕云

隨水飛花離絃飛箭今生無處能相見長江縱
使向西流也應不盡千年怨盟誓無憑情緣無
便願魂化作啼泥燕一年一度一歸來孤雌獨
入郎庭院

歌訖大慟數聲驀然仆地左右扶掖良久乃甦竟夕不成歡而罷來早媵乃破所照匣中鸞鏡斷所彈琴上冰絃并前時手帕遣福福持去付生爲相思記念福福艷然曰小姐賦稟溫柔幽閑貞靜其性不可及一也天姿美艷絕世無雙其貌不可及二也歌詞流麗翰墨清新其才調不可及三也諳曉音律善措言辭其聰明不可及四也至於考究經史評論古今纔纔然如貫珠灑灑然若霏雪下至女事更不在言矧又爲薊公之孫媵祖封薊目公平章之女母有邢國之賢弟有令尹之貴四德全備一族同推行配高門豈無佳婿顧乃踰牆鑽穴輕棄此身恋之魏生甘心委質流而爲崔鶯鶯王嬌娜淫奔之女以辱祖宗且生纍然哀經五內崩摧以此與之母乃不可誠所謂

既不能以禮自勵又不能以禮勸人妄實耻之無面目將去也媵吁氣長歎曰爾自事吾小心謹慎我亦憐汝不啻已生來往十年未嘗鬻舍然尚不知我心猶有此論則紛之外議無恠其然與其負謗而生莫若捐軀而死乃取白練將自縊福遽止之急足逝去生收實行李中入辭夫人夫人贈白金五十兩生固卻不受夫人曰知不成禮聊見微情想讀禮之餘剝有閒暇毋惜惠音以慰老朽生跪曰數年門下深荷恩慈豈特待我如賓真乃視余猶子死生肉骨鏤膽銘肝方獲微官冀圖少報不幸禍延先妣遺棄諸孤守制東還遠違懿範素心曷已黃髮是期俯首堦庭不勝沾灑夫人亦感愴使鴻呼媵出別促之至再堅不肯來生亦不苦請蓋恐與之見也遂行其年秋麟

果中瀾江鄉試夫人喜動顏色曰雙蓮之祥驗矣遂
改重陰亭爲瑞蓮亭明年赴春官亦得捷授陝西之
咸寧尹挈家偕行婢自離生後柳悴花焦香消玉滅
終日不食達且不眠咄咄書空盈之滴淚兼之道途
頓撼陸路艱難抵縣浹息將垂絕夫人憂損特甚
莫曉其致病之由研問家人鴻等始略言其槩夫人
懊恨違盟勢已無及但百端寬喻使之勉進湯藥而
已又月許將屬續之先一日沐浴梳飾具衣衾如常
時於母前拜曰兒不幸疾疢彌留死在朝夕母恩未
報飲恨黃泉賴有靈昭可爲終養願夫人割不同忍
之恩勿以女子自苦也又語麟曰吾弟聰明才智早
掇危科步武青雲前程遠大家門有幸父母有光但
願早尋佳耦以養夫人

時麟猶未娶故婦及之

姊命

薄年促不及見賢弟聳壑昂霄從以死相累耳我歿
後千萬勿焚謀一抔之土以權殯俟賢弟解官北歸
幽州携骨還塋則志願永畢返室撫福福曰我將溘
先朝露只在夕朝汝善事夫人勿以我爲念又有手
書囑春鴻曰爲我以是寄謝魏生俾知我爲泉下客
矣鴻謹藏而慰之曰小姐平生穎悟通達過人雖在
女流深知道理亦嘗賤焦仲卿伉儷之傷生鄙奉荀
倩夫妻之滅性豈今即忘之而自蹈其覆轍乎且生
一去遽絕音徽雖在制中諒亦謀配今紅葉頻來紛
紜旁午天下多奇男子差丈夫以小姐才貌配之孰
所不願何必魏生然後快意况夫人垂暮愛女只小
姐一人萬一果致淪亡尊懷何以堪處竊爲小姐不
取也惟小姐不以人廢言曲聽鄙語翻然省悟以理

自遣則非春鴻之幸亦非小姐之幸實夫人之大幸也。婢曰：唏爾過矣。吾豈世間癡淫女子不知命者之流乎？吾之與生蓋不偶也。彼此在母先已締盟，厥後二家果生男女，斯言斯誓不爽毫釐。則天意人事斷可知矣。豈料萱親鐘愛不果，命以歸生，雖出恩慈不免負約。且女子事人惟一而已。苟圖他顧，則人盡夫也。鬼神其謂我何？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之心事生實知之。春鴻雖厚我，念我然君子愛人以德，不可以姑息也。言訖淚落如雨。鴻亦慘之而出。至晚竟逝。麟以漆棺歛之，殯于開元寺僧舍。期任滿載歸，瘞焉。無何縣有劇盜遁于襄陽，官遣胥吏康鐸者往彼捕之。春鴻乃出，娉緘白麟，俾因鐸寄去。與魏生麟拆覽之。乃集唐人詩成七言絕句十首，與生爲決之辭。

也。麟以白母夫人曰：人已逝矣，勿違其意，遂命寄去。其詩曰：

兩行清淚語前流，千里佳期一夕休。
倚柱尋思倍惆悵，寂寥燈下不勝愁。

右一

相見時難別亦難，寒潮惟帶夕陽還。
鈿蟬金鴈皆零落，離別烟波傷玉顏。

右二

倚闌無語倍傷情，鄉思撩人撥不平。
寂寞閑庭春又晚，烟花零落過清明。

右三

自從消瘦減容光，雲雨巫山枉斷腸。
獨宿孤房淚如雨，秋宵只爲一人長。

右四

紗窻日落漸黃昏春夢無心只似雲萬里寂寥
音信斷將身何處更逢君

右五

一身憔悴對花眠零落殘魂倍黯然人面不知
何處去悠悠生死別經年

右六

真成薄命又尋思宛轉娥眉能幾時漢水楚雲
千萬里留君不住益淒其

右七

魂歸冥漠魄歸泉却恨青娥誤少年三尺孤墳
何處是每逢寒食一潸然

右八

物換星移幾度秋鳥啼花落水空流人間何事

堪惆悵貴賤同歸土一丘

右九

一封書寄數行啼莫動哀吟易慘悽古往今來
只如此幾多紅粉委黃泥

右十

生家居苦塊度日如年追念舊歡遽成陳迹然猶不
知鴛之死也因賦摸魚兒一闋憶之詞曰

記當年浪遊江海湖山佳處頻到緋桃紅杏春
光韶駿馬嬌嘶馳道親曾造拜第一仙人聽鼓
朝飛操風流音耗縱水隔蓬壺浪翻銀漢青鳥
解相報徒自悼憶殺那人情好萬千心事難告
天涯回首成陳迹還想綠依紅靠空洒淚嘆暑

往寒來綠髻愁成皓何時偃抱把月下鵲簫花
間鳳管細寫斷腸套

詞成蓋略述與娉相遇顛末方擬謀人寄去忽康鐸
者自陝來得娉凶問并所集古句絕詩讀之哀怨悶
而復甦乃於峴山墮淚碑傍爲位以哭酌酒以祭旦
出娉前時所贈破鏡斷絃仰天誓曰子旣爲我捐生
我又何忍相負惟當終身不娶少慰芳魂祭文就錄
于左云

維大元至正十二年月日鉅鹿魏鵬顯以清酌
穀羞之奠遙祭于

故賈氏雲華小娘子之靈嗚呼天地旣判即分
陰陽夫婦攸合人道之常從一而殞是謂貞良
二三其德是曰淫荒昔我參政暨先平章僚友

之好金蘭其芳施及壽母與余先堂義若姊妹
閨門頡頏適同有姪天啓厥祥指腹爲誓好音
琅々乃生君我二父繼亡君留瀨水我返荆襄
彼此闊別各居一方日月流邁踰十五霜千里
跋涉訪君錢塘佩服慈訓初言是將冀遂曩約
得諧姬姜因緣淺薄遂墮荒唐一片不復竟成
參商嗚呼君爲我死我爲君傷天高地厚莫訴
衷腸王容花貌宛在目傍斷絃破鏡零落無光
人非物是徒有涕滂悄々寒夜隆々朝陽佳人
何在令德難忘曷以招子誰爲巫陽曷以慰子
鰥居空房庶幾斯語聞于泉鄉峴山鬱鬱漢水
湯湯山傾水竭此恨未央嗚呼小姐來舉余觴
尚嚮

未久生服滿赴都陞除陝西儒學正提舉階奉議大夫而麟尹咸寧瓜期尚未及始復得相見拜堂拜母而夫人益老矣見生抵加悲悔舊僕若脫歡輦亦有物故者惟春鴻諸姬一一無恙生詢知娉殯宮所在即住痛哭以手叩墓門曰雲華魏寓言在此想子平生精靈未散豈不能爲華山畿乎生是夕宿公署似夢非夢彷彿見娉來曰天果從人願乎生忘其死也遽擁抱之娉曰兄勿見持當有奉告生方悟其鬼也因問之曰子已謝世今安得來耶娉曰妾死後冥司以我無過命入金華宮掌箋奏之任今陰君感子不娶之言以爲義高劉庭式且曰不可使先叅政盛德無後將命我還魂而屋舍已壞今議假他屍尚未有便數在冬末方可遂懷彼時復得相聚也語畢倏然

飛去生驚覺但見淡月侵簾冷風拂面四顧凄然泣數行下遂成疎簾淡月詞一闋以吊娉詞云

西湖皓月從前歲別來幾回圓缺何處凄然怕近暮秋時節花顏一去成終古洒西風淚流如血美人何在忍看殘鏡忍看殘缺忽今夕分明夢裏陟然相見手携肩接微啓朱唇耳畔低聲兒說冥君許我還魂也教同心羅帶重結醒來驚恠還疑又信枕寒燈滅

生到任不覺雪花飄粉梅蕊舒瓊兔走烏飛又當臘月有長安丞宋子璧者一室女年及笄忽暴卒已三日復甦不認其父母我賈平章女雲華今咸寧縣宣差賈麟姊也死已二年數當還魂今借汝女之屍其實非汝女也父母訝其聲音不類言語不倫政疑恠

問女即徑入賈尹宅如素曾到者見夫人及尹道還魂甚詳夫人與麟察之聲音語笑婢也舉止態度婢也然尚未信須臾入其寢室呼春鴻諸婢妾名字索其存日遺物絲髮皆不謬始深信之蓋咸寧與長俱西安在城屬縣僻宇相隣宋丞亦間賈尹到任時其姊民亡故然還魂之事世所罕有乃與其妻陳民同詣賈宅取回女子堅不肯出且詬罵曰何爲妄認他人家女爲女耶宋夫婦無計遂嘆息而返夫人曰此天作之合也乃報魏生生亦以夢中見婢事告賈母子夫人忻忭難言於是命媒妁通殷勤再締前盟重行吉禮生執鴈帛往親迎焉夫人暨春鴻蘭苔等俱往送婢花燭之夕真處子也枕上與生話舊一事不遺是日設宴於提舉公廨後堂宋丞一門亦與禮席

因詢丞女何名乃知呼爲月娥又得之老門子云廨宇後堂舊有扁名洒雪蓋取李太白詩清風洒蘭雪之義爲前任提舉取去今無矣遂悟五相廟夢中神云者上句言成婚之地下句言其妻之名生遍以告座人知神言之驗喧傳開中莫不嘆異有賦永樂詞以慶生者因錄于此

傾國名姝出塵才子真箇佳麗魚水因緣鸞鳳契合事如人意貝闕烟花龍宮風月謾託傳書柳絮想傳奇又添一段勾欄裏做還魂記稀々罕々奇奇恠々轉得完完備備夢叶神言誓諧腹耦兩姓非容易牙床兒上綉衾兒裏渾似牡丹雙帶問這番怎如前度一般滋味

生後與娥產三子皆列顯官生仕于太禧宗禋院使

兵部尚書年八十三方死娥亦封鄴國夫人壽七十
九而歿與生合葬焉生與娥平昔吟咏賡和之作多
至千餘篇題曰唱隨集酸齋貫雲石爲序於其前生
夫婦自序於其後載于別錄此不著云

新編剪燈餘話五終

